

「读鉴小说轩」

明成祖

叔侄三载绞杀，固240年宏基

『西江月』：王气金陵天半，碧草春水如烟。山崩地裂转头空，唯见朔风狂卷。

叔侄裂眦出剑，漫天三载狼烟。

腥风血雨灌华年，赫赫皇朝重现。

洪武皇帝朱元璋驾崩后，嫡孙朱允炆继位建文帝。

皇叔朱棣怒火中烧，寻机南下「靖难」。

烽火狼烟漫天三载，

建文帝不知所踪。

朱棣踏上满是血泊的金銮殿，

永乐大帝昂然被刻写在史籍中。

他以睥睨先人的气魄与襟怀，

开创大明鼎盛的辉煌。

尽管在他目力所及之处

官廷斗狠不逊于战场厮杀……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王占

「读鉴小说轩」

明成祖

叔侄三载绞杀，固240年宏基

『西江月』：王气金陵天半，碧草春水如烟。山崩地裂转头空，唯见朔风狂卷。

叔侄裂眦出剑，漫天三载狼烟。

腥风血雨灌华年，赫赫皇朝重现。

洪武皇帝朱元璋驾崩后，嫡孙朱允 继位建文帝。

皇叔朱棣怒火中烧，寻机南下『靖难』。

烽火狼烟漫天三载，建文帝不知所踪。

朱棣踏上满是血泊的金銮殿，永乐大帝昂昂然被刻写在史籍中。

他以睥睨先人的气魄与襟怀，开创大明鼎盛的辉煌。

尽管在他目力所及之处，官廷斗狼不逊于战场厮杀。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王占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成祖/王占君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1

(读鉴小说轩)

ISBN 978-7-5080-9069-6

I. ①明…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305637号

明成祖

作 者 王占君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82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663331 (转)

目 录

第 一 章	争储位叔侄相斗	1
第 二 章	救王子道衍进京	13
第 三 章	装疯癫燕王起兵	25
第 四 章	反间计智取险关	37
第 五 章	败官军三战三捷	49
第 六 章	李景隆兵伐北平	61
第 七 章	李景隆兵败东坝	73
第 八 章	收宁王喜得美仙	85
第 九 章	大决战喋血白沟	97
第一〇章	东昌府官军大捷	109
第一一章	离间计功败垂成	121
第一二章	失沛县父子罹难	133
第一三章	破扬州轻取南京	145
第一四章	开杀戒朱棣发威	157

第一五章	祭孝陵高煦设计	169
第一十六章	四虎图正位太子	181
第一十七章	美人计汉王用谋	192
第一十八章	淫父妃事败被捉	204
第一十九章	战漠北赵王兴兵	216
第二〇章	灭北胡御驾亲征	228
第二一章	频北征成祖归天	240
后 记		252



第一章 争储位叔侄相斗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的正月，塞北的冬季，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白毛风刮着漫天大雪，人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飘下的雪花凝冻在身上，人们几乎成了雪人。阴云积聚得越来越厚，天色似乎也早早黑下来。这是一场艰苦的远征，明军二十万人马在风雪中向北蠕动。

脚下的大漠，使行进更加困难。那松散的沙堆，使你前进一步都要退后半步。一匹枣红色的战马上，血气方刚的燕王朱棣，不畏风雪扑面，紧驱胯下战马，坚定地向前。他那一双浓眉下，是两只闪烁着光芒的睿眼，棱角分明的嘴巴四周短短的胡须，使得这位三十岁的王爷，显得比他实际年龄要成熟许多。

“四弟，四弟。”身后传来呼唤声。

燕王勒住坐骑，等了片刻，他的三哥晋王赶上来，与他并辔齐缰了。朱棣偏过头问：“三哥，何事？”

“四弟，你看这漫天风雪，茫茫大漠，日色将晚，我们这样追逐元军，还不是如同盲人瞎马，不会有结果的，还是找个村落扎营，等明日雪停风住，天晴气朗了再说。”

“三哥，这样的大雪天，敌人才没有防备，我军正可出其不意，将其一举全歼。”

“想得倒美，像这样的天，这样的路，不等追到敌人，我们自己就先垮了。”晋王有些耍赖，“四弟，为兄我是一步都走不了啦。”

“那三哥意欲如何呢？”

“你给我五万人马保卫，我带兵这就返回刚刚离开的野驴店，等明日看天气情况，我再决定前进与否。”

“三哥，这样吧，部队的战斗力不能削弱，我留下五千人马保护你。”

晋王不放心：“万一元军杀来，区区五千人马如何应敌，还不把我活捉了！”

“元军逃向大漠深处，怎会还有元军出现！好吧，给你留下一万人马。”

晋王不顾朱元璋的旨意，带一万人马返回了野驴店，而燕王率十九万大军，

继续向大漠深处追击。

迤都，是蒙古大漠深处的一处集镇，常居有数千人口，是个较大的货物集散地。元将乃儿不花和他统领的五万人马，就在这里扎营。雪还在下，风还在刮，天色已渐次黑下来，半里路外便模糊一片。元军的哨马跑出不过两里路便返回大营：“报告将军，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

副将吐鲁责问：“你这样快就返回，谅你也未走多远路，万一明军在远处，你不是失误吗？”

“吐鲁将军，你看这样大的风雪天，明军早就钻进营帐中喝酒吃肉躲避风雪了，谁还会像傻子一样，摸黑在风雪中行军。”

“万万不可大意。”吐鲁命令，“你再去哨探，至少要哨出十里方可回程。”

“算了，”乃儿不花制止道，“明军不会在这样的风雪中行军，我们安心扎营，明日早些起程就是。”

吐鲁见主将做出决定，也不好再说什么，就钻进了自己的帐篷里。而乃儿不花则是找来几个镇店上的酒娘，在大帐中饮酒作乐。

明军在风雪中前进，先锋大将傅友德的哨马疾驰来报：“禀王爷，前方迤都发现元军大营。”

“好！”燕王朱棣兴奋异常，“总算没有白追，通告傅友德将军，悄悄接近敌营，不得惊动敌人，对其大营合围。”

半个时辰后，明军将元军大营团团包围起来。朱棣将弓箭手全都调到队伍前面，而且箭头上都绑上硫黄火种。同时他还下令，全军将披风翻转过来，大红里子朝外，洁白的雪地上，红彤彤的一片。

元军副将吐鲁出帐来，猛然发现已被不计其数的明军包围，慌慌张张去向乃儿不花报告。正在听歌看舞的乃儿不花推倒酒坛子，出了帐门，面对眼前的情景，真是犯傻了。他万万没想到，这样大的风雪，明军竟然跟踪追击。看看四外火红的包围圈，明军至少也有几十万人。若打，只能是徒劳，败局已定，乃儿不花倒是乖巧，下令全军投降。五万元军不战而降，朱棣兵不血刃获得全胜。

乃儿不花、吐鲁二人向朱棣跪拜：“燕王千岁，我等诚服，愿为大明顺民。”

“本王此番征讨，是要毕一役收全功。”朱棣问道，“你们这支军马中，还有一员大将孛林帖木儿，他为何不在降军中？”

“千岁，他也是大将，不归我管辖，自带一万马军，驻扎在撒撒儿山，距此

尚有百里之遥。”乃儿不花回道。

“好，你为本王带路，连夜奔袭孛林帖木儿。”

“什么？”乃儿不花以为自己听错了，“千岁，如今已是定更时分，你一路奔波未得休息，要进攻也待明日吧。”

“不，定要一鼓作气。”朱棣站起身来，“万一你全军投降的消息被他得知，他带兵逃得不知去向，岂不失去了大好时机，那样本王就是大明朝的罪人。连夜出发，绝不待时。”

乃儿不花虽说不情愿，但作为降将他也不敢反对。只得强打精神，乘马引路。在天明时分，到了撒撒儿山大营。孛林帖木儿尚未起床，犹在酣睡之中。巡哨的元军见有大队人马到来，上前来盘问：“何处人马？不得再向前行。”

乃儿不花在前：“大胆，怎么连本将军都不认得了！你家将军何在？”

“将军尚在寝帐内熟睡。”巡哨官拦挡道，“还请将军止步，容小人进帐通禀。”

身后的朱棣早已不耐烦，挥起手中金刀劈下：“还敢喋喋不休阻拦本王，见你的鬼去吧。”一道血光闪过，巡哨官糊里糊涂做了无头鬼。朱棣随即纵马冲入元将的寝帐之中，孛林帖木儿被惊醒，从床上坐起，揉着双眼还在懵懂。朱棣金刀已到，斜刺里劈下，孛林帖木儿斜肩带背被劈成了两半。树倒猢猻散，主帅一死，元兵哪里还有抵抗能力，几十名偏将被俘，一万元军全部缴械。消息传到南京，朱元璋喜笑颜开，对朱棣赞不绝口。

皇宫内苑的御花园花木扶疏，鸟语悦耳，微风拂过，送来阵阵花香。猗澜亭上，摆了一桌御宴。朱元璋是为获胜归来的燕王庆功，这种家宴的规格是相当高的，只有明太祖、燕王出席，太子朱标作陪。本来正式的庆功宴，有百官参加业已在大殿上举行过了。这席家宴朱元璋是何用意，太子未免犯了思忖。

朱元璋举起金杯：“燕王此番北征，大获全胜，朕甚为欣慰，我朱家后继有人，又何愁江山千秋万代。”

“父皇对儿臣过誉，儿臣实不敢当。”燕王恭顺地回答。

朱标也举起杯来：“燕王令元兵闻风丧胆，实为国家栋梁，父皇嘉誉得是。”

“太子称赞，更不敢当。”朱棣言不由衷了，“太子协助父皇处理国家大事，不得分身，若太子领兵出征，定当更胜一筹。”

“这就未必了。”朱元璋设此家宴，就为了说话方便，“太子诸般皆好，就是过于善良，日后执掌乾坤，当向燕王学习，性情要更加勇武。这样才能震慑

百官和文臣武将，使他们不敢存有二心。”

朱标心中很不以为然，但口中不得不说：“父皇教诲得是，儿臣谨记在心，日后当多向燕王请教。”

朱棣显然是颇为得意：“太子殿下‘请教’二字实不敢当，但父皇的勇武将时刻牢记，永远给强敌以沉重的打击。”

朱标对此并不买账，对朱元璋他不敢有微词，对朱棣他就要反击了：“燕王之言未必事事在理，打江山时勇武固然第一，而坐江山时当以仁孝治天下。一味勇武，只恐失去人心。”

“太子此言不妥，”朱元璋当即给予驳斥，“勇武从来都是治国首选，太子之弱就在于仁慈至上，若不痛改，朕真担心你能否坐稳江山。”

这话的分量可就重了，已是说明朱元璋对朱标的太子地位提出了质疑，朱棣心中窃喜，而朱标也惊出了一身冷汗，只得赶紧表态：“父皇严训，儿臣铭记肺腑，当及早释父皇所虑。”

酒宴有些不欢而散，这使朱棣增强了易太子而立的雄心。而朱元璋的心中，也隐隐萌生了废标立棣的种子。这一夜，朱标没有睡好，太子宝座已经动摇，他预感到了危机。他早饭也难以下咽，还在宫中苦思良策。刘太监前来传旨，要他即刻见驾。

朱标志忑不安地来见朱元璋，依常礼躬身：“儿臣参见父皇，呼唤儿臣有何吩咐？”

朱元璋以往是不会对太子求全责备的，今日对朱标没有大礼参拜，心头顿生不快：“太子，把地上的戒棍拾起。”

朱标低头看，一根三尺长的红色木棍横在地上。这根戒棍，满身都是半寸长的铁刺，想拿起它真是无从下手，朱标在木棍前犹豫不决。

朱元璋离御座，俯身将戒棍拣起，手扎得很痛，他不住倒噓凉气：“太子怕刺扎手，待朕为你将刺全都拔掉，你即可轻易地拿起它。”

“儿臣不敢让父皇如此费心。”

“说什么不敢，朕不是已经为你做了。”朱元璋说时带着气，“胡惟庸的刺，朕给你拔去了；李善长的刺，朕也给你拔掉了；郭恒的刺，朕也拔去了。还不能遂你心吗？”

“儿臣不敢有微词。”

“还说什么不敢，你在人前人后散布，说朕杀人过多，难道朕不是为你日后坐江山时能平安吗？”

“父皇，儿臣是发过这样的议论。”朱标明白，要想掩盖是办不到了，倒不如索性阐明自己的观点，“儿臣以为，胡惟庸案和郭恒案，被杀者多达数万人，是有些过了。比如韩国公李善长，距胡惟庸死已过十年，牵连他实属勉强，可怜他被父皇称为汉之萧何一般的功臣，不但自己金书铁券救不了命，反而全家七十多口皆死于非命，这不叫所有的功臣心寒吗？”

“看起来朕所听到的密报并非虚妄，你真的就是这样说的。你怎么就不想一想，朕这是为你着想。你如果像燕王一样勇武，朕还用得着煞费苦心，为你扫清这些不安因素？你，你，真真是个不懂好赖的废物！”

“父皇，治天下当以德服众。君正则臣自然贤明，若只嗜杀成性，岂不积仇日深，仇家日众，江山反倒不稳。”

“你，你，气杀朕也！”朱元璋没想到朱标竟然直接顶撞他，抄起身边的座椅，甩手抛出，向太子狠狠砸去。

朱标闪身急躲，座椅未能砸到，但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拔腿就逃，在通过门洞时，凉风透骨，他止不住地打寒噤。回到宫中，太子便病倒了。自此朱标竟一蹶不振，卧床不起。世子朱允炆衣不解带在病榻前侍奉，煎汤熬药嘘寒问暖，精心照料，旦夕不离。宫中虽有御医，朱标贵为太子，但他大限已到，药如投石，渐渐病入膏肓。在公元1392年的夏季，朱标这位有希望继承帝位的太子，竟然先朱元璋逝去。

朱允炆直哭得肝肠寸断，涕泪交流，恨不能随父同去黄泉路。朱元璋安慰道：“孙儿，你的孝心尽人皆知，有目共睹。太子无寿，你便哭死也于事无补，也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皇祖父，还是孙儿不孝，未能留住父亲的性命，莫不如追到地下陪伴父亲，使父亲不至寂寞。”

朱元璋有些烦了：“你这是何苦，人死犹如灯灭，去也就去了，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

以后将近一个月的日子里，朱允炆还是不能摆脱痛苦的羁绊，朱元璋为了让他走出这个阴影，特地带他到郊外打猎。同行的还有燕王朱棣，这是明太祖有意安排的。

天是阴着的，细雨如丝不停地飘落下来。徐徐吹来的北风，送来些许凉意。兵士们在追逐圈猎野兽，骑手驾着战马往来奔驰，马尾在风中飘舞摆动。朱元璋心中立刻有了主意：“燕王、孙儿，朕要出一上联，你二人须对出下联。”

朱棣爽快地回应：“遵旨。”

“朕知你才思敏捷，要孙儿先对。”

“皇祖父，孙儿文思不佳，怕是难称您的意。”

“对好对歹，你且对来。”朱元璋早已有题在胸，“朕这上联是，风吹马尾千条线。”

朱允炆看看随猎带来的几只羊，细雨打在羊身上，随风传来一阵阵膻味，便随口对道：“孙儿的下联是，雨打羊毛一片膻。”

朱元璋听后紧皱眉头，心中的话没有出唇，这孩子对的下联毫无阳刚之气，而且词意低下，怎堪委以大任。

朱允炆已感觉到朱元璋的不悦，胆怯地问道：“皇祖父，果然孙儿所对，不能令您满意。”

朱元璋没有正面回答他，而是对朱棣说：“燕王，朕要听听你的下联。”

燕王其实早已想好，他假装略加思索：“儿臣的下联是，日照龙鳞万点金。”

朱元璋不住点头：“好，气势用词俱佳，堪称上好的佳对。”

朱棣脸上现出得意的神色：“谢父皇夸奖。”

朱允炆却不服气：“皇祖父，这天色阴沉细雨连绵，无有太阳，何来日照。况且，龙在何处，谁又见龙鳞。”

“孙儿呀，你就是太实了。”朱元璋是恨铁不成钢的口气，“做文和做人一样，不能太实啊。”

“实有何不好，诚实乃做人之本。比如这对子，孙儿眼中只见有羊，故而对出如是下联。而龙又何在，燕王叔父的下联孙儿不敢苟同。”

朱棣一旁冷笑着说：“世子，你还不明白吗，我的父皇你的皇祖父，不就是当今的真龙吗？”

“啊！”朱允炆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叔父是这样打比方。”

“好了，不说对联了。”朱元璋决心再考证一下二人的才华谁高谁低，“朕再出个题目，你二人各作七言绝句一首。朕不要求像曹子建一样七步成诗，但也越快越好。”

朱棣信心十足：“父皇请说题目。”

“就以日月为题。”朱元璋还是疼爱朱允炆的，“还是孙儿优先，此番可一定要拔个头筹。”

“孙儿遵旨。”朱允炆认真地思索起来。

朱元璋为了缓和他的紧张情绪，安慰道：“慢慢想，莫急，一定要把词

想好。”

又过片刻，朱允炆高兴地说：“皇祖父，孙儿想好了。”

朱元璋鼓励：“你且诵来。”

朱允炆随之吟道：

细雨连绵落不休，
不见日月照当头。
虽然隐没江湖里，
仍有清光照九州。

吟诵完毕，朱允炆期待地看着朱元璋，希望能得到好评。但是朱元璋无动于衷，只是对朱棣说：“燕王，该你了。”

朱棣心中早已有谱，清清喉咙，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

红日升腾耀碧空，
朗月如盘照苍穹。
万民景仰齐称颂，
锦绣江山属大明。

“好，气势恢弘，日月为明，甚合朕意。”朱元璋赞不绝口。

“儿臣献丑了。”朱棣心中得意，还故作谦虚。

朱允炆在一边很不自在，这还用说吗，谁好谁劣，已是明明白白。他并非愚钝之人，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忧虑。

当日下午，朱元璋在东角门，召开了百官的临时朝会。他环视一下全场，人已基本到齐，便直截了当地说：“众卿，大明不幸，朕家不幸，太子竟然夭亡。国基欲固，储君不可久旷，今日宣众卿来朝，就是为议此大事。何人可为太子，请各位直言奏来。”

然而，无一人吭声。

朱元璋一看冷场，便又加鼓励：“百官无论官阶高低，尽可直抒己见，言者无罪，皆一家之见。”

但还是没人搭话，因为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在大封藩王之时，御史叶居升曾经谏阻，道是藩王们封国过大，甲兵卫士太多，军权过重，恐日久天长尾大

不掉，以致造成类似汉代的七王之乱、晋代的八王之乱。本来这话是有道理的，也是维护明朝长治久安的良策。可朱元璋却大为恼怒，当即将叶居升打入大牢，以致这位御史竟然囚死狱中。自此大臣们吸取教训，对皇储王位等事噤若寒蝉，以免引火烧身。

朱元璋一见无人应答，干脆就直说了：“既是众卿顾虑重重，朕不妨明告。古称国有长君，方足福民，太子英年早逝，朕遍观诸子之中，唯燕王勇武兼备，德懋才高，让燕王继立太子，众卿以为如何？”

还是无人言声，谁心里都明白，这种态度不好发表。赞成哪个，一旦另一个继位，不都是自己没事找祸吗？

朱元璋恼怒了：“平日里你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国家大事临头，却都明哲保身，朕要你们何用。如果无人反对，朕就定燕王为太子了。”

“慢，臣有言启奏。”

总算有人开口了，朱元璋定睛细看，却是大学士刘三吾：“刘爱卿，有何见解，只管奏闻。”

“万岁，立燕王为太子，实在欠妥。”刘三吾明确提出反对意见。

“何以见得？”

“历朝历代，立储无不遵循嫡长之例，若立燕王，又置燕王两个兄长，秦王、晋王于何地。舍长立少，势必留下祸端，于大明长治久安不利。”

“可秦王、晋王能力皆逊色于燕王，他二人只能屈居王位了。”

“不然，立储尚有更为合适之人。”

朱元璋故作懵懂：“是何人，朕怎就心中无数？”

“已故太子的世子朱允炆。”

“他合适吗？”

“万岁，故太子朱标育有五子，虽然嫡长早殇，但其次子允炆已长大成人，万岁倘若舍长孙立四子，于礼不合。孙承嫡统，乃古今通例，臣为大明江山计，请立朱允炆。”

有人领头了，文武百官也就胆量大了。纷纷发表看法，无不赞成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无奈，只得含泪忍痛抛弃朱棣，违心地同意立朱允炆为皇太孙。金殿上这场册立之争，当然朱棣细情尽知，对失之交臂的皇位，他既痛惜又遗憾，但他心中的欲火并未泯灭。

洪武三十一年（1398），七十一岁的朱元璋离开他坐了三十一年的皇位，撒手归天。二十二岁的朱允炆，登上了大明皇帝的宝座。然而他即位伊始，就

面临着皇权与王权的斗争。朱允炆有识无胆优柔寡断，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各地藩王的存在，对他的皇权是眼前最大的威胁。他将当年两名侍读，即他认为最近的亲信，齐泰和黄子澄，分别擢升为兵部尚书和太常寺卿，就朱元璋的治丧事宜，向他们征求意见。

朱允炆问道：“二卿，朕不想让各地藩王来京奔丧，也想借机展示一下朕的权威，不知可否？”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万岁是天下之主，想做什么谁敢不遵！”黄子澄自然要支持。

在对新皇的支持上，齐泰也不甘表现得比黄子澄逊色：“万岁只管传旨就是，看他们谁敢不遵旨意！”

“那么，朕以何名义降旨呢？”朱允炆明白，来为其父皇奔丧，是各地藩王的权利，也是合乎人情常理的，“不让他们来，总得有个正当理由。”

“这有何难，”齐泰出主意，“就说先帝有遗诏，让他们各守本土不得来京，以免外敌入寇。”

“可朕的皇祖父，并无此遗诏。”

“万岁，那还不是现成的。”齐泰急于表现，“臣草拟一个不就有了。”

朱允炆迟疑，又问黄子澄：“黄大人，如此可否？”

“当然可以，”黄子澄鼓励，“万岁不要犹豫，即刻发丧诏告天下，并向各藩王传旨，各守本土不得擅动。”

朱允炆这才下了决心：“好，就依二卿之意，发诏传旨。”

各地藩王接到圣旨，大为不满，但亦无可奈何，只能留在封地遥望南京对先皇焚香祭拜。而燕王朱棣接到圣旨后，就没那么听话了。他将自己的亲信叫到面前，问他们该如何对待。

名僧道衍，作为朱元璋派给朱棣的师傅，在数名亲信中位置最为重要，他不开口别人怎敢抢先。道衍反问：“王爷的意思呢？”

“我要给这个小皇上一点颜色看看，他禁止奔丧，我偏要进京，看他能将我怎么样！”

道衍思忖少许：“试探一下也未尝不可，通过奔丧这件事，可以探明皇上对王爷的态度，以及他为人处世的风格。”

术士袁珙和金忠，二人皆系道衍所荐，自然同他保持一致：“大师所言极是，但以防万一，王爷应带足够的兵马前往。”

只有长史葛成善意劝阻：“王爷，已有圣旨在先，一定要去，便是抗旨不遵，

亏理了。”

“抗旨，他又能奈我何！”朱棣坚持己见。

葛成还在规劝：“王爷，皇帝新立，何苦硬要出头作对，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愿王爷三思。”

关键时刻，道衍一番话促使朱棣下了决心：“王爷，依贫僧看来，与皇上的决裂只是迟早的事，迟决裂还不如早决裂。这样也好促使王爷早下决心，从皇上手中早日夺过皇位。”

“就是此理，”袁珙赞同，“王爷龙行虎步日角冲天，本来就是太平天子之相，当为帝也。”

金忠与他二人唱和：“先皇本当传位于王爷，只是由于朝臣反对才改弦更张，现在到了王爷与皇上摊牌的时候了。”

只有葛成另有看法：“王爷称带兵前往，带多少兵合适？带少等于没带，带多了难道开战不成？现在开战时机是否有利？还请王爷三思。”

“我带一万人马进京，”朱棣已是下定决心，“谅新皇朱允炆小儿他也不敢将我怎样。”金忠支持之意果决：“王爷每日派一快马报信，以免臣等悬望。万一有变，也好应急。让大师随行，也好遇事商议。”

葛成暗暗叫苦，他担心朱棣这一去就回不了北平了。

朱棣带一万大军赴京奔丧，业已离开北平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南京。兵部尚书齐泰，急速进宫向朱允炆禀报：“万岁，燕王不遵圣旨，带领一万马军，声言为先皇奔丧。”

朱允炆正在听取侍读大学士方孝孺讲解古文，眉头一皱，放下手中书：“燕王他是秉性不改，看来早晚必是祸患。”

“万岁何不将计就计。”

朱允炆不解：“何意？”

“让燕王尽管来到南京，令其将军队屯扎城外，准其单人进城，就势将其擒拿，以绝后患。”

“这……”朱允炆未免思索。

“不可。”方孝孺反对，“皇上新登大宝，德望至为重要。这样做岂不等于诱杀燕王，何以塞天下之口。”

“说得是。”

“万岁，燕王他抗旨进京，且带兵前来，是为图谋不轨，理当问斩。”

“牵强。”方孝孺断然驳斥，“万岁皇权在手，何惧燕王二心，他的命还不

是在圣上手心里攥着，要除之也要光明正大，何必鬼鬼祟祟地搞阴谋。”

“万岁，燕王早晚必为祸患，此番公开抗旨，就是挑战万岁权威。若不做反应，则会让诸藩王以为圣上胆怯。”

“万岁，可令齐大人派一支人马，水陆并进，数至几万，拒燕王于途。如再抗旨，则杀之有名。”方孝孺提议。

“此法甚佳。”朱允炆很赞赏，“就请齐大人即刻点兵。”

齐泰的主张没有被采纳，心里自然不痛快，作为兵部尚书，他立刻回衙点派兵马。命都指挥谢贵统领马军三万，由陆路出发北上。再令都指挥张信统战船五十艘，水军一万人，自南京扬帆溯运河而上，同时截阻燕王的北军。两支人马，在淮北相遇。

谢贵、张信到了阵前，厉声质问：“燕王千岁，先皇驾崩，留有遗诏，藩王各守本土，旨已送达多日，为何不遵圣旨，带重兵前来，意欲何为？”

朱棣振振有词：“为父奔丧，平民等同此理，更何况先皇乎。依常理当在弥留之际见上一面，这临别人土前还不当见一面吗？”

谢贵仍然是话语严厉：“王爷，国事大过家事。论国事先皇留有遗诏，令诸王防守封地。论家事父命亦不可违，且万岁又有严旨，不得带兵到京。王爷如一意孤行，臣只能奉旨行事，以兵拒之。而王爷则成不忠不孝之人，何去何从，尚请王爷三思。”

“这……”朱棣未免语塞，“不能见先皇最后一面，实属不孝。”

张信有些同情：“王爷，我二人奉旨行事，皇命难违，亦爱莫能助。”

一旁的道衍悄声耳语告之：“王爷，他是有备而来，敌众我寡，为今之计，只能返回。”

朱棣也别无他法：“二位将军孤不怪，请容我遥拜致祭。”朱棣下得马来，面对南京方向，伏地三叩首，口中连呼先皇，儿臣不孝，不能送别，禁不住泪流满面。

谢贵、张信面对此情此景，心中也觉凄然。

道衍上前将燕王扶起：“王爷节哀，还当保重身体。”

朱棣悲悲切切站起，望着滚滚奔流的淮河，连连叹息：“父皇，儿臣距南京仅一步之遥，却不能睹遗容，当为终生遗憾。老天哪，何以如此不公，我又为何生在这并无亲情的帝王之家。”

道衍劝解：“王爷慎言，不可过于伤感。”

朱棣以袖拭泪，扳鞍上了战马，命部队转头向北。一万人马，缓缓北行。

朱棣犹自不情愿地转过马头。与道衍并辔踏上北归的旅程。

道衍见朱棣闷闷不乐，开导地问：“王爷何以如此忧郁？”

“大师，想我们一万大军风风火火而来，却是垂头丧气败兴而返。这不令天下人耻笑，更令诸王诟议？”

“王爷此言差矣。”道衍认真剖析，“我们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说明皇上十分在意我们的行动，对王爷必然还会有后续动作。我们回去后要加紧准备，以防不测。至于旁人议论，那就由他们说去。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重要的是保存自己。至于诸王，他们还无人敢于公开抗旨，唯独王爷做到了，也向天下昭示了王爷的仁孝之心。”

“能够达此效果？”

“贫僧所料不差。”道衍鼓励，“王爷此举定能收天下之心，皇上禁止诸王奔丧是于理有亏。王爷的遥祭，已令谢、张二将军同情，您是胜利者。”

“说什么胜利，可惜孤的战船都未能进入长江！”

“王爷，来日方长。今日抱憾而归，他日风云际会。王爷大军到时，投鞭可断长江。那时长驱直入，径取南京，相信为时不远矣。”

道衍这番话，激起朱棣万丈豪情，他回望一眼尚可见的淮河波涛，心潮起伏，暗暗下定决心，要早日鞭断长江，直取南京。